



การศึกษาเปรียบเทียบคำศัพท์ภาษาต่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ในภาษาจีนเฉพาะทางด้านการแพทย์และยารักษาโรคที่ปรากฏใน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Dictionary และ Standard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ชื่อลี้ไข*, บุรินทร์ ศรีสมถวิล**

สาขาวิชาภาษาจีน คณะมนุษยศาสตร์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หอการค้าไทย
อีเมล: 2410431302003@live4.utcc.ac.th, burin_sri@utcc.ac.th

สุรสิทธิ์ อมรวณิชศักดิ์

สาขาวิชาภาษาจีน คณะศิลปศาสตร์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ธรรมศาสตร์
อีเมล: surasit.a@arts.tu.ac.th

รับบทความ: 11 กุมภาพันธ์ 2569

แก้ไขบทความ: 25 มีนาคม 2569

ตอบรับบทความ: 30 มีนาคม 2569

บทคัดย่อ : งานวิจัยฉบับนี้จัดทำข้อมูลที่ใช้ศึกษาวิจัยจากพจนานุกรม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Dictionary (ฉบับตีพิมพ์ครั้งที่ 7) 《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 และ Standard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ฉบับตีพิมพ์ครั้งที่ 4)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 4 版) โดยเปรียบเทียบวิเคราะห์เกี่ยวกับสภาพปัจจุบันของการเก็บรวบรวมคำศัพท์ การจำแนกประเภท และความแตกต่างของการนิยาม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ของคำศัพท์ภาษาต่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ในภาษาจีนเฉพาะทางด้านการแพทย์และยารักษาโรคในพจนานุกรมทั้งสองเล่ม งานวิจัยฉบับนี้เป็นงานวิจัยแบบผสมผสานซึ่งวิจัยทั้งเชิงปริมาณและเชิงคุณภาพ ผลการศึกษาวิจัยพบว่า พจนานุกรม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Dictionary ได้รวบรวมคำศัพท์ภาษาต่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ในภาษาจีนเฉพาะทางด้านการแพทย์และยารักษาโรคทั้งสิ้นจำนวน 170 คำ ส่วนพจนานุกรม Standard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ได้รวบรวมคำศัพท์ภาษาต่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ในภาษาจีนเฉพาะทางด้านการแพทย์และยารักษาโรคทั้งสิ้นจำนวน 137 คำ โดยมีคำที่ปรากฏร่วมกันในพจนานุกรมทั้งสองเล่มจำนวน 48 คำ ในการจำแนกประเภทพบว่าพจนานุกรมทั้งสองเล่มเน้นกลุ่มชื่อเรียกยาเป็นหลัก เพียงแต่แตกต่างกันที่ พจนานุกรม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Dictionary มีการให้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คำที่ค่อนข้างละเอียด โดยเน้นการอธิบายโน้ตส์และองค์ความรู้ ในขณะที่พจนานุกรม Standard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ให้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คำที่ค่อนข้างกระชับ โดยมุ่งเน้นไปที่การอธิบายวิธีการใช้ ชูประเด็นความเป็นมาตรฐานของคำศัพท์ ซึ่งข้อแตกต่างดังกล่าวสะท้อนถึงแนวคิดในการเรียบเรียงจัดทำที่แตกต่างกันระหว่าง “การมุ่งเน้นอธิบายความหมาย” และ “การมุ่งเน้นมาตรฐาน” ของพจนานุกรมทั้งสองเล่ม ซึ่งต่างมีบทบาทส่งเสริมกันและกัน ในด้านการบันทึกภาษาและกำหนดมาตรฐาน บทความวิจัยฉบับนี้เป็นประโยชน์ต่อการศึกษาคำยืมภาษาต่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ในภาษาจีน การกำหนดมาตรฐานคำศัพท์เฉพาะทาง และรวมไปถึงเป็นข้อเสนอแนะต่อการเรียบเรียงและจัดทำพจนานุกรม

คำสำคัญ : พจนานุกรมภาษาจีนสมัยใหม่; พจนานุกรมภาษาจีนสมัยใหม่เชิงมาตรฐาน; คำยืมภาษาต่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ด้านการแพทย์และยา; การศึกษาเชิงเปรียบเทียบ; วิชาการจัดทำพจนานุกรม

* First Author

E-mail address: 2410431302003@live4.utcc.ac.th

**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address: burin_sri@utcc.ac.th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edical and Pharmaceutical Loanwords in Chinese as Reflected in the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 and the Modern Chinese Normative Dictionary

Shi Likai, Burin Srisomthawin

Department of Chinese, School of Humanities, University of the Thai Chamber of Commerce

E-mail: 2410431302003@live4.utcc.ac.th, burin_sri@utcc.ac.th

Surasit Amornwanitsak

Chinese Section, Faculty of Liberal Arts, Thammasat University

E-mail: surasit.a@arts.tu.ac.th

Received: 11th February 2026

Revised: 25th March 2026

Accepted: 30th March 2026

Abstract: This study takes the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 (7th edition) and the Modern Chinese Normative Dictionary (4th edition) as closed corpora and conducts a systematic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inclusion status, categorical distribution, and definitional differences of medical loanwords in the two dictionaries. A mixed-methods approach combining quantitative statistics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is adop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 includes 170 medical loanwords, while the Modern Chinese Normative Dictionary records 137, with 48 entries shared by both. In terms of categorical structure, both dictionaries are dominated by drug-name entries; however, the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 provides more detailed definitions, emphasizing conceptual explan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knowledge framework, whereas the Modern Chinese Normative Dictionary offers more concise definitions, highlighting usage guidance and standardization. The study argues that these differences essentially reflect the distinct lexicographic principles of the two dictionaries—namely, “descriptive” versus “normative”—and that they are complementary in their functions of language documentation and normative guidance. This paper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research on Chinese loanwords, terminology standardization, and lexicographic practice.

Keywords: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Dictionary; Standard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medical loanwords; comparative study; lexicography

《现代汉语词典》与《现代汉语规范词典》 汉语医药类外来词对比研究

施力凯，徐武林

泰国商会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电子邮箱: 2410431302003@live4.utcc.ac.th, burin_sri@utcc.ac.th

黄汉坤

泰国法政大学人文学院中文专业

电子邮箱: surasit.a@arts.tu.ac.th

收稿日期: 2026 年 02 月 11 日 修回日期: 2026 年 03 月 25 日 接受日期: 2026 年 03 月 30 日

摘要: 本研究以《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与《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 4 版）为封闭语料，系统对比分析了两部词典中医药类外来词的收录现状、分类分布及释义差异。研究采用定量统计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结果表明：《现汉》共收录医药类外来词 170 条，《现规》收录 137 条，二者共有词条 48 条。在分类结构上均以药品名称类为主，但《现汉》释义详尽，侧重概念阐释与知识体系的构建；而《现规》释义简洁，突出用法指导与规范。研究指出，这种差异本质上是两部词典“描述性”与“规范性”不同编纂理念的体现，二者在语言记录与规范引导功能上具有互补性。本文为汉语外来词研究、术语规范化及词典编纂实践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 现代汉语词典；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医药类外来词；对比研究；词典编纂学

引言

医药类外来语在日常交际中的必要性日益凸显。随着全球医疗知识与技术的快速传播，大量指称新药、新疗法、新器械及新病症的外来词汇持续涌入汉语，并迅速跨越专业领域的边界，渗透至大众媒体与日常言谈。例如，“休克”已从指称一种循环衰竭综合征的医学术语，泛化为形容精神极度疲惫或震惊的常用词；“过敏”的原义是特定的免疫反应，现也广泛用于表达对事物、言论的过度敏感。这些词汇不仅是专业信息交换的载体，更重塑了公众讨论健康、疾病与身体体验的语言表达范式。因此，系统考察此类词汇在权威语文工具书中的面貌，对理解当代汉语词汇系统的构成与动态具有基础意义。

《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作为中国最具权威性和规范性的现代汉语语文工具书，自 1978 年初版问世至今，已历经七次重要修订，形成了完整的版本演进谱系。其编纂始终秉持“通用性、稳定性和规范性”原则，系统记录了不同时期汉语词汇生态的变迁，尤其在反映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变革和科技发展对汉语词汇系统的深刻影响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晁继周等，1995：89-93）《现汉》在学术研究、语文教学及社会应用中地位显著，为观察汉语词汇系统的历时演变提供了标准化参照系。

作为最新版本，《现汉》（第 7 版）在继承前版严谨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对当代语言生活的适应性。该版本最大的特色在于构建了更加完善的“术语生态层级”体系：基础层为通用高频词，专业层为标注学科属性的术语，渗透层则包括已完成语义泛化的专业词汇。这种分层结构使得第 7 版成为研究专业词汇社会化的理想平台。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该版词典对外来词的处理更加系统化，不仅明确标注词源，还通过括注、释义等方式详细说明词语的跨文化传播路径，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结构化数据支撑。（李志江、曹兰萍，1997：28-34）以该版为封闭语料进行研究，既能确保语料的代表性和权威性，又可精准捕捉当前汉语词汇系统的共时特征。其中，《现汉》（第 7 版）对于外来词的收录和释义是值得我们进行研究的。（罗钰然，2023：17-36）

与此同时，2004 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以下简称《现规》）作为我国第一部以“规范”命名的中型语文词典，以其全面贯彻国家语言文字规范标准、注重词性标注和用法说明为特色，在辞书界和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现规》（第 4 版）在收词、释义等方面也体现了独特的规范理念。正所谓“有比较，才会有鉴别”，将《现汉》（第 7 版）与《现规》（第 4 版）中的医药类外来词进行对比研究，不仅能更全面地把握此类词汇在当代汉语中的面貌，还能通过比较发现各自特色与不足，为词典编纂实践提供参考。这种对比研究的目的“不是分出‘孰优孰劣’、‘谁高谁低’，而是通过比较，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以期对今后两部词典的修订以及词典编纂理论的发展有所裨益。（刘冬青，2008：1）

语言作为文化接触的镜像，外来词是观察跨文化交流的关键窗口。根据本研究对《现汉》（第 7 版）的有明显的标记外来词全面统计，该词典共收录外来词 696 条，占全典词目总数的 3.5%。其中，医学类外来词的占比尤为突出，达到外来词总数的 28.7%，这一比例远高于其他专业领域。（陈国宁，2018：10-37）从分布特征看，医学外来词高频出现在药品名称（如“阿司匹林”）、医疗器械（如“CT”）及病症术语（如“艾滋病”）等领域。这些词汇不仅是专业交流的载体，

更通过语义泛化深度融入大众语言生活。例如，“休克”原本是医学专业术语，指机体有效循环血量减少导致的综合征，如今已泛化为形容极度疲劳或震惊的心理状态；“过敏”原指机体对某些物质产生的异常免疫反应，现扩展为对事物过度敏感的含义。这种语义泛化现象深刻影响着国人的健康认知与表达范式，凸显了术语社会化的重要语言价值。（罗钰然，2023：47-49）

聚焦医学领域，《现汉》（第5版）收录的医药类词条共计1646条，约占收词总量的2.53%。初步观察显示，《规范》收录医药卫生词2042条，约占收词总量的3.00%。从总体上看，二者的收录数量在词典收词总量中所占的比例基本相当，比例适当。（刘冬青，2008：4）其中外来词作为该领域的核心构成，呈现出鲜明的层级分布特征：药品名称以音译词为主导，占比较大（如“巴比妥”、“阿托品”）；医疗器械名称多采用半音半意构词法（如“B超”、“TDP神灯”）；而病症名称则倾向于意译（如“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这种分布特征既反映了医学概念的高度精细化需求，也体现了术语本土化过程中的策略差异。值得注意的是，约15.2%的医学外来词已经产生了跨域泛化义项，这些词语的语义演变路径为研究术语社会化机制提供了丰富的样本（罗钰然，2023：55-56）。

本文对《现汉》（第7版）与《现规》（第4版）中所收录的医药类外来词进行了初步考察，发现两者在收词总量与释义风格上存在系统性差异。例如，在收词上，《现汉》收录了“吡嗪”“伽马刀”等更专业或更新的词条，而《现规》的收词更为精简。在释义上，二者差异更为显著：对于“卡介苗”，《现汉》的释义详尽，包含制备原理、接种方法与免疫特点，偏向知识阐释；而《现规》的释义则高度凝练，聚焦核心用途与来源。对于“艾滋病”，《现规》会明确标注“不要写作‘爱滋病’”的规范提示，而《现汉》则无此硬性干预。这些具体差异并非偶然，其背后根本原因在于两部词典“描述性”与“规范性”不同编纂理念的驱动。基于此，本研究旨在通过系统的对比分析，揭示“描述性”与“规范性”这两种核心理念如何具体塑造了两部词典在医药类外来词的收词、释义、标注等各方面的微观处理策略，并阐明其差异与互补性对当代汉语语文词典编纂，特别是在处理高速发展的专业领域词汇方面，所能提供的理论启示与实践参考。

尽管学界对外来词和《现汉》的专项研究已较深入，但针对医药类外来词的系统性探索仍显薄弱，特别是基于《现汉》与《现规》的对比研究更为缺乏。现有研究成果多将医药类外来词笼统归入科技外来词范畴，忽视了医学领域特有的专业特性和语用环境（刘冬青，2008：1）。相关研究或侧重于词语泛化现象的描述，但未能深入剖析外来词源的术语生成机制和演化规律（许倍倍，2014：39-40；余曼丹，2024：49-51）。更重要的是，目前尚缺乏基于权威词典的封闭语料库，对医药外来词进行系统性的界定、分类及历时演变研究。同时，现有研究也鲜少结合《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等专业工具书进行跨域释义对比，难以确保术语释义的专业性和准确性。这种研究缺位不仅制约了术语学理论在专业领域的发展，也影响了语文词典编纂质量的提升，亟待通过术语学、词典编纂学与社会语言学的交叉视角予以填补。

此外，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医学知识的普及和医疗技术的交流日益频繁，医学外来词的使用频率和范围将持续扩大，《现汉》与《现规》两部词典已经分别更新到第7版与第4版。因此，开展对《现汉》（第7版）与《现规》（第4版）中医药类外来词

的专项对比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更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通过系统比较两部词典在医学外来词收录、释义、标注等方面的异同，探究其处理原则与规范策略，既能丰富汉语外来词研究的理论体系，又能为医学汉语教学、科技翻译实践以及词典编纂修订提供扎实的参考依据。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通过系统对比《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与《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4版）中医药类外来词在收词、释义方面的差异。

研究范围

为确保研究的聚焦性和可行性，本研究划定以下范围：

（一）语料范围

核心语料为《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与《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4版）中所收录的词条。辅助参考语料为《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主要用于判定词条的专业医学属性、核实专业释义以及补充专业背景知识。研究语料的筛选将严格依据本文对有“汉语医药类外来词”的操作性定义。

（二）研究对象与筛选标准

本研究对象特指收录于上述两部词典，并依据以下操作性定义筛选出的作了医药领域标记的“汉语医药类外来词”：

为兼顾形式边界清晰与概念移植的实质，本研究对外来词的界定以史有为（2013）提出的“三要素跨语言移植”为基础框架（史有为，2013：8），同时采纳杨锡彭（2007）“符号价值重构”的核心理念（杨锡彭，2007：106-119），将意译词及部分深度汉化的借形词纳入观察视野。具体操作标准如下，研究对象需同时满足以下两项条件：

1. 来源与借入方式：其词源为外语，通过音译、谐音译、半音半意、意译或借形（含字母形式）等方式进入汉语词汇系统。
2. 语义范畴：其核心词义属于医药卫生领域，指称药品、病症、医疗器械、诊疗技术、生理结构等医学相关概念。

针对字母词与缩略语的处理说明：对于“DNA”“HIV”“ICU”等字母型词语，本研究依据上述标准，将其视为“借形词”纳入研究范畴，因其整体形式直接移植自外语，且承载明确的医药领域专指概念。对于“SARS”等虽以字母形式呈现但已具有汉语拼音读音的缩略语，同样基于其外源性与专业语义属性予以纳入。单纯源自古代汉语或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的医药词汇，以及虽用于医学语境但本身并非外源性的词汇（如“针灸”、“本草”），不在本研究范围内。

（三）研究内容边界

重点集中于对《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与《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4版）中医药类外来词的界定、分类、静态特征描写、历时演变分析以及社会化现象探讨。虽会涉及社会语言学、词典编纂学等相关理论，但侧重于应用这些理论解决具体问题，而非进行理论本身的深入探讨。

文献综述

对现代汉语词典外来词研究现阶段主要集中在这五个方面:

(一) 汉语外来语相关研究现状

在关于对汉语外来词的定义上,史有为与杨锡彭两位学者均对外来词的定义有所阐释。

首先,史有为在《汉语外来词》(增订本)中系统重构了汉语外来词研究的理论框架,其核心贡献体现在术语正名、历史分期、类型学创新和方法论拓展四个方面,为汉语接触语言学提供了全新范式。批判性梳理“外来语/借词/外来词”等术语的源流指出“外来语”源自日语(1902年章太炎首次引入),而“借词”(loan word)受西方语言学影响,二者均未能准确反映汉语特性。提出“外来词”为汉语本位术语:强调“词”的汉语词汇单位属性,明确其包含“词形、语音、语义三要素的跨语言移植”(史有为,2013:8)

其次,杨锡彭在《汉语外来词研究》中重构了汉语外来词研究的理论范式推动研究从“形式描写”转向“功能—文化”的系统阐释。其对汉语外来词的定义突破传统“音译中心论”,提出“外来词是表达外语源概念的语言符号”,包含三类:1. 狭义外来词:纯音译(如“沙发”)、谐音译(如“可口可乐”)、半音半意(如“摩托车”);2. 广义外来词:意译词(如“软件”)、形译词(如日源“取缔”);3. 字母词,如“WTO”“DNA”(准汉语词)。

在对外来词的定义中又对意译词的合法性进行论证。论证批判“意译非外来”观点,指出意译词虽用汉语语素,但承载外语概念新价值(如“代沟”≠汉语固有“代际鸿沟”),应纳入研究范畴(杨希彭,2007:106-119)。

综上二位学者的观点,可以看出二者的观点有所不同。先是史有为完善语音关联的客观标准,维护外来词形式边界清晰性;进而杨锡彭再提出“符号价值重构”模型,打破形式桎梏,建立概念移植分析范式。虽然二位学者的观点有所不同,但是为本研究对于汉语外来词的界定与分类提供了从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出发两种不同的界定分类汉语外来词的方法。

另外,在汉语外来词定量分析与分类方式上陈玉霞、孙楷迪、杨苛鑫和冯海霞均对此有所定义。

陈玉霞提出:“在保留汉语原有词汇形式的基础上,通过直接吸收英语词义来扩充义项的语言现象”。(陈玉霞,2014:7-22)并建构汉语外来词义借用的四维类型学(概念意义、语法意义、色彩意义、文化意义)框架,建立了词义借用的类型—特征—理据三维分析模型,突破了传统“音译中心论”。

其论文《现代汉语中英语词义借用研究》聚焦于汉语词义系统中的外来词义借用现象突破了汉语外来语研究的传统范式,不仅丰富了汉语词义理论,也为专业领域(如医药类)外来词的系统性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参照。后续研究可进一步结合历时词典学(如《现汉》各版次义项修订)与社会语言学视角,深化对术语渗透机制的理解。

孙楷迪指出:定量研究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建立一个“汉语新外来词词库”,这是我们研究新外来词的基础。”(孙楷迪,2014:12)在其文章中先对新词语进行了界定,接着梳理、归纳了以往学术界关于外来词范畴的讨论情况,并以新的视角重新界定了外来词的范围;并以改革开放至今出现的汉语外来词为主要研究对象,从语源、语义、词性三方面考察新外来词的分布情况,

对新外来词的借入类型进行了细致的分类,并重点说明了外来词在新时期所呈现出的新特点,然后详细探讨了新外来词对现代汉语词汇方面的影响,并对其在语音及语法方面的影响加以概括最后,则重点论述了新外来词在实际使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规范原则及解决措施。

杨苛鑫和冯海霞以《两岸科学技术名词差异手册》中的468个英源医药类外来词为封闭语料,通过社会语言学变异理论框架,系统分析了两岸称名变异的类型、分布及动因,旨在为术语规范化与跨区域交流提供依据(杨苛鑫、冯海霞,2021:36-42)。

对现有文献的梳理表明,汉语外来词的定量分析与分类研究已呈现出方法日趋精细、视角日益多元的态势,为相关领域的专项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

首先,在定量分析方面,学界普遍强调建立封闭性语料库是进行研究的基础和关键第一步。其次,在分类方式上,研究已显著突破传统的“音译中心论”框架。再者,分类研究呈现出多维度、跨学科的综合趋势。综上所述,当前汉语外来词的定量与分类研究已形成一套相对成熟的方法论体系:以封闭语料库为基础,运用多维度的分类框架(尤其是词义分析框架),并融合社会语言学等跨学科视角进行综合考察。这为后续开展针对特定专业领域(如医药、法律等)外来词的系统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式。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结合历时词典学与更广泛的社会文化变量,以深化对术语借用与渗透机制的理解。

(二)《现汉》外来语相关研究现状

在对《现汉》与其他相关词典中外来词研究杜晓芒、张瑜两位学者对此有相关研究。

杜晓芒运用计量统计的方法,以几部典型的词典为依据,其中包括《现代汉语词典》(1~4版)从数量、意义、结构、类别、原创性、规范性等角度,对现代汉语新科技词进行了较为具体、全面的描述与分析。(杜晓芒,2004:1)其中,重点讨论了科技类汉语外来词,但同时中间也穿插了少量对医药类汉语外来词的讨论。

张瑜学位论文以《汉语外来词词典》、《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中共有的外来词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范畴为界定词义演变的范畴涵盖理性意义与色彩意义的双重变化。其研究普遍采用静态与动态结合、定量与定性结合的分析方法。聚焦于词义理性意义的演变体现为词义扩大、缩小、转移及复合式交叉发展;词义色彩意义则涉及感情色彩(褒贬转化)和语体色彩(口语/书面语转换)。(张瑜,2014:4-5)其研究显示词义演变研究已从传统训诂学转向“三个世界”理论框架(语言世界、客体世界、主体世界)(张瑜,2014:28),当前词义演变研究已形成“理论—方法—分类”三位一体的体系。

对现有研究的梳理表明,以《现代汉语词典》及相关词典为语料基础的外来词研究,已形成多角度、多层次的成熟研究范式。在研究方法上,此类研究普遍采用计量统计与对比分析相结合的手段,通过建立封闭语料库,对词典中外来词的数量、结构、类别、规范性等进行系统描写与量化分析,从而揭示其宏观分布特征与历时演变趋势。在研究内容上,已从早期的概貌性描写逐渐转向深度语义演变分析。在理论框架上,研究呈现出跨学科与理论化的提升。研究不再局限于传统训诂学或纯形式描写,而是积极引入新的理论模型。

综上所述,基于《现汉》及相关词典的外来词研究已展现出系统化、精细化和理论化的鲜明特征。它们不仅为外来词研究提供了扎实的实证基础,其融合计量与阐释、形式与语义、共时与历时的综合研究方法,也为后续针对特定领域(如医药、科技、法律)外来词的专项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借鉴。

在对《现汉》(1~7版)中外来词相关的研究中刘明月、马朝乐、罗钰然三位学者对此均有不同的研究。

刘明月以《现汉》(第5、6版)中的外来词为封闭语料,从多角度展开分析描写,总结外来词的收词和释义特点,以期为当代外来词研究以及相关工具书的修订提供参考。其论文词义演变是“语言—社会”互动的镜像内因译借方式优化(音译→意译)和语法功能扩展(如“秀”的动词化);外因科技普及与文化渗透(如“晒”的语义网络化);规范作用:词典修订引导词义走向精确化(如“的士”的语义收缩)。(刘明月,2014:32)

马朝乐以词汇学理论与词典学理论为依据,基于自建《现汉》科技外来词语料库,对词典中的科技外来词进行整理分析,梳理不同版本间科技外来词的变化情况,从多角度分析科技外来词变化的影响因素,对《现汉》科技外来词收录值得商榷的地方适当提出自己的见解,希望能够为科技外来词的研究。”其论文总结出,词义演变是“语言—社会”互动的镜像,科技类词条词义演变的因素按文章内容可归结为:1.内因(语言):译借方式优化(音译→意译)和语法功能扩展(如“秀”的动词化);2.外因(社会):科技普及与文化渗透(如“晒”的语义网络化)。并说了规范词典修订引导词义走向精确化(如“的士”的语义收缩),其研究细化了《现代汉语词典》的研究。(马朝乐,2023:32)

罗钰然立足词典学理论,从体系内、体系外两个角度对《现代汉语词典》1-7版外来词中的科技词条进行了对比研究,研究对《现代汉语词典》1-7版外来词中科技词条的释义模式进行了总结分析,包括化学类、物理类、医药类、动植物类等。将医药类作为科技类外来词进行研究,同时也对其在构词方法上也做了少量的分析。(罗钰然,2023:47-51)

对基于《现代汉语词典》多个版次的外来词研究进行梳理,可发现其呈现出历时追踪与体系化研究的鲜明特征,研究深度与系统性不断增强。

此类研究普遍采用封闭语料库与历时对比的研究方法。学者们通过系统构建《现汉》1-7版中外来词的子语料库,对不同版本间的收词、释义、词形、标注等进行穷尽性统计与对比分析,从而精准捕捉外来词在汉语词汇系统中历时演变的轨迹与规律。

在研究内容上,已从早期的收词与释义特点的共时描写,深化为对词义演变动因与机制的多维探析。研究构建了统一的“内因—外因—规范作用”三重解释模型:内因指语言系统内部的自我调节,如译借方式从音译向意译的优化、词语语法功能的扩展;外因强调社会科技进步与文化渗透等外部动力对词义产生的深刻影响;规范作用则指出权威词典的修订对词义的规范化、精确化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

在理论视角上,研究展现出跨学科融合的趋势。从词典学理论出发,将外来词置于整个词典释义体系的内外进行对比考察,并尝试对科技外来词(含医药类)进行更精细的子类划分与构词法分析,推动了研究从概貌性统计向分类精细化、解释深层化发展。

综上所述,基于《现汉》多版次的历时研究已形成一套成熟范式,即通过封闭语料、定量统计、历时对比的方法,在“语言—社会”互动框架下,深入揭示外来词的演变路径与动因。这些研究不仅细化和深化了对《现汉》本身的认识,也为后续各类专业领域(如医药、科技)外来词的专项历时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框架与方法论借鉴。

(三)《现汉》医药类词条研究现状

陈国宁通过对两部词典《国语词典》与《现汉》(第7版)中的医学词语进行全方位的比较,主要包括收词、释义两大方面,进而探究医学词语的演变规律。细化了对《现代汉语词典》研究,将医药类词语专门化。为汉语术语研究了构建“分类—泛化—动因”三维框架,阐释了词典修订应动态平衡语言规范(删减低频旧词)、实用需求(依频率增删)、文化传承(保留核心文化词)。此框架可为外来语历时演变提供结构化分析工具,推动词典编纂从静态规范转向动态语用适配。

(陈国宁,2018:66-67)

余丹曼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中的隐喻泛化医学用语为研究对象,结合BCC和CCL两大在线语料库资源实例,着眼于医学用语中隐喻义的泛化模式,从概念隐喻和概念整合的角度揭露其形成过程的指导原则。从隐喻的语用方面对《现代汉语词典》医药类词条做具体分析。

余曼丹指出,汉语外来语研究需构建分类—泛化—动因的三维框架,《现汉》修订需在规范性与实用性间动态平衡。医学用语隐喻泛化研究提供的“认知机制分析+社会语境追踪”方法论,为外来语的历时演变研究建立了可迁移的范式模型。未来可进一步对比医学与外来语泛化的认知路径差异,深化语言接触理论。(余曼丹,2024:49-51)

许倍倍在其学位论文中指出:医学用语泛化是指医学领域的词语突破医学专业的限制,进入其他领域,进而转化为全民共享程度较高的用语。目前,对于医学用语泛化的研究包括对其进行词性标注、分类、规律、动因及影响等内容,而在其泛化方式和深层机制,还有待更加全面、深入的研究。故其在大量搜集和提取医学用语的基础上,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对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中医学用语泛化的结果和过程、方式和特点、动因和影响等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类研究。(许倍倍,2014:39-40)其论文通过术语分类锚定研究对象、泛化机制解释语义演变、社会动因揭示外部推力,为外来语历时研究提供可迁移路径;而《现汉》修订需以动态语料为基准,在规范性、实用性、文化价值三维度中寻求平衡,这对术语词典编纂具有普适性启示。

对现有研究的梳理表明,围绕《现代汉语词典》中医药类词条的研究已形成相对集中的议题,并呈现出从结构描写向机制阐释、从静态观察向动态分析的深化趋势。

当前研究的核心焦点集中于医学词语的语义泛化现象。学者们普遍关注医学专业术语如何突破原有领域限制,通过隐喻、转喻等认知机制,将其意义扩展到日常生活领域,转化为全民共享的普通词汇。对此现象的研究已不再停留于对泛化结果(如词性标注、分类)的描写,而是深入探究其泛化方式、深层认知机制与社会动因。

在研究方法上,呈现出多元化和精细化的特征。通过对比《现汉》与其他相关词典,构建了“分类—泛化—动因”的三维分析框架,为术语的历时演变提供了结构化的分析工具。余曼丹则引入了认知语言学的理论视角,运用“概念隐喻”和“概念整合”理论来揭示医学用语隐喻义泛化的内在认知过程,并结合BCC、CCL等大型语料库进行实证分析,增强了研究的解释力和科学性。(余曼丹, 2024: 49-51)

这些研究共同指出,《现汉》的修订需在规范性、实用性(如词频)和文化价值三个维度间寻求动态平衡。词典编纂不应是静态的规范,而应基于动态的语言事实,适时删减低频旧词,增补高频新词与新义,同时保留具有文化传承价值的核心词汇。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为《现汉》医药类词条的专项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尤其在术语泛化的认知机制探讨和词典修订原则方面提供了深刻启示。然而,大多数研究仍将医药类词条视为整体进行探讨,或将其置于科技词语大类之下,针对其内部系统性(如药品名、病症名、器械名等子类)的专门化对比研究尚显不足。这为后续研究留下了深入探索的空间,即可以在现有成果基础上,进一步对医药类词条进行内部分类细化,并开展更具针对性的系统对比研究。

(四)《现规》外来词相关研究

围绕《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以下简称《现规》)中外来词的研究,现有文献两篇期刊及一篇学位论文,其中主要从收词、释义、注源、词形规范以及系统性对比等维度展开,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

外来词界定与分类研究,多数研究采纳史有为对外来词的界定,即“词义源自外族语,语音形式全部或部分借自该外族语词,并在汉语中不同程度汉语化的词”。(史有为, 2013: 8)在此基础上,研究者通常将外来词分为纯音译词、音加意译词、音兼意译词、半音译半意译词、仿译词和字母词等类型(孙国秀, 2006: 20-23; 厚雯, 2011: 46-48)。《现规》在处理外来词时明确标注语源,并区分不同译法,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和科学性。

收词原则与现状研究,通过对比《现汉》与《现规》,指出《现规》在外来词收录上更注重“通用性”和“规范性”,其收词更贴近语言实际使用情况。例如,《现规》未收录如“阿兰若”“旦尼尔”等使用频率极低的词,而增收了“康乐球”“贝司”等更符合现代汉语交际需求的词条。(孙国秀, 2006: 20-23)进一步对《现规》(2004年版)中229个音译外来词进行统计,发现其来源以英语(占60%)和梵语(15%)为主,词义范畴覆盖日常生活、科技医药、文体艺术、宗教等多个领域,反映出经济、文化对外来词输入的显著影响。(厚雯, 2011: 46-48)

释义与注源研究,《现规》强调对词语本义和实际使用义的解释,并注重标注词源。孙国秀指出,《现规》在释义中常注明词语的理据和源词意义,如“拷贝”一词除解释为“复制”外,还说明其源自英语“copy”,并区分名词与动词用法。注源方式上,《现规》多采用“开篇注源”“尾注”和“互参注源”等方法,如“沙拉”标注为“英语salad音译”,系统性较强,但也存在部分词条注源不一致的问题(如“便士”标注为penny而非pence)。(孙国秀, 2006: 20-23)

词形规范与异形词处理研究,词形规范是《现规》的一大特色。研究指出,《现规》在处理异形词时明确区分推荐词形与非推荐词形,并通过“不要写作××”等提示语引导规范用法

（孙国秀，2006：35-38）。例如：“胡同”为主条，标注“不要写作‘衚衕’”；“芒果”为主条，“忙果”为副条，标注“现在一般写作‘芒果’”。

此外，《现规》对音译词音节长度也进行了优化调整，优先选择双音节和三音节词（如“沙发”“芭蕾”），避免过长音译词（如“布尔什维克”），符合汉语词汇的双音化趋势（厚雯，2011：46-48）。

系统性对比与历时发展研究，孙国秀通过横向对比《现汉》与《现规》，纵向对比《现汉》第4版与第5版，发现《现规》在外来词处理上更注重“自觉规范”，收词更贴近语言实际，注源更系统。而《现汉》则略显保守，部分词条更新滞后。（孙国秀，2006：32-35）厚雯则从共时角度分析了《现规》中外来词的词源、词义与音节分布，指出其反映了语言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厚雯，2011：46-48）

总体而言，《现规》在外来词处理上体现出较强的规范意识与系统性，尤其在词形规范、注源明确和收词实用方面表现突出。现有研究多采用语料库对比与定量分析的方法，成果较为扎实，为词典修订和外来词规范提供了重要参考。

（五）《现汉》与《现规》医药类外来词相关对比研究

孙国秀选取《现代汉语词典》和《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外来词作为研究对象。指出两词典外来词规范化的研究现状以及意义分主要对外来词性质范围进行了界定并对两部词典的收词数量、语义类型和词性分类作了初步统计。结合词典编纂理论运用语料库实际用例从收词、释义、注源以及词形四个方面对词典进行了较详细地考察。通过比较考察第5版的进步及仍需规范之处以探求词典规范化的历时发展。在总结全文的基础上简单论述了自觉规范和自发规范、硬性规范和柔性规范的关系。指出词典规范化应该将两对关系结合起来并且要善于发现潜在的新词新义。（孙国秀，2006：41）

刘冬青选择了《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和《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医药卫生类条目作为研究对象，结合词典编纂的相关理论，采用了对比分析和词频验证的方法，对两部词典的收词、释义以及词典的规范性等几个方面进行了穷尽式的考察，并作了较为深入探讨。该论文的医药卫生词研究框架，为汉语医药类外来语提供了可迁移的方法论：1. 术语分类是基础，需区分专业性与泛化层级；2. 泛化机制是核心，应追踪隐喻/换喻路径；3. 社会动因是导向，平衡规范标准与文化适应性。（刘冬青，2014：42）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各位学者在对于两本词典《现代汉语词典》和《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研究相对较为成熟。对于《现代汉语词典》和《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相关对比研究也有较为专门化，其中对两本字典中的外来词词条和医药类词条也有了统计、整理和分析。但是关于两本词典中的外来词研究仅有一篇学位论文及两篇期刊文章，对于两本词典中医药类词语的研究仅有一篇学位论文，且两本词典中医药类相关外来词却没有被相对细化的专门研究。

因此，在本文中将《现代汉语词典》和《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中医药类外来词进行定性定量、构词分析及释义分析对比研究。通过以上对比及分析使得对两本词典中医药类外来词的研究具体化、专门化。

研究理论

本研究以《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和《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4版）为语料研究对象，立足于语言学、医学及相关学科的理论基础，其目的是为汉语医药类外来词的界定、分类、特征分析及演变考察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运用的主要相关的理论有词典编纂学、语义学。

（一）词典编纂学

林玉山（1995）指出：“词典编纂学是研究辞书理论和编纂实践的科学，包括辞书理论、辞书史、辞书分类和辞书编纂方法四大研究领域”。（林玉山，1995：8）词典编纂学理论为该研究提供了核心理论基石。首先，它为汉语医药类外来词的定义和定量分析提供了依据，指导我们依据权威词典的收词原则和体例，科学地筛选和界定研究语料。其次，词典编纂学理论揭示了《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和《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4版）对医药类外来词的收词标准，这直接关系到语料的代表性和可靠性。词典作为语言的规范载体，其收录过程本身就体现了对词语通用性、稳定性和规范性的判断，这对分析医药外来词在汉语词汇系统中的确立程度至关重要。最后，词典的释义模式、标注信息（如词性、专业标注、语源提示）也为分析外来词的语义、功能及融入程度提供了重要参考。

（二）语义学

伍谦光（1988）指出语义学是：“研究语言意义的科学，它重点探究词语和句子所表达的意义及其相互关系”（伍谦光，1988：11）。语义学对本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首先，语义学关注词语的概念意义（conceptual meaning）和指称关系（reference），这有助于我们分析医药类外来词在引入汉语后，其核心医学概念是否被准确传达，以及词义是否发生了转移、扩大、缩小或引申等变化。其次，语义学中的“语义场”（semantic field）理论为我们对医药类外来词进行系统分类（如药品名、病症名、器械名构成的不同子语义场）提供了理论框架，有助于揭示词汇在特定领域的内部结构关系和层级体系。再者，语义学对词语搭配（collocation）和语义选择限制（selectional restrictions）的研究，有助于观察医药外来词在汉语语境中的具体使用规则和组合能力。

研究方法和步骤

为实现上述研究目标，本研究将采用以下研究方法和步骤。

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为：文献研究法、语料库语言学方法及定量与定性相结合法。下面将逐一介绍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

文献研究法：系统梳理国内外关于外来词、医药术语、词典编纂学、语义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明确理论依据和研究现状，为本文提供理论支撑和学术起点。

语料库语言学方法：以《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与《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4版）为封闭语料库，进行穷尽性检索和筛选。建立“《现汉》（第7版）与《现规》（第4版）医药类外来词”子语料库，对每个词条的信息（如词目、拼音、词性、释义、语源标注、例证等）进行摘录和整理。

定量与定性相结合法:

定量分析: 对筛选出的医药类外来词进行数量统计, 并从借入方式、所属子类别(药品、病症等)、词性分布等角度进行量化描述, 以呈现其总体分布特征;

定性分析: 结合词典编纂学、语义学、词义学理论, 对典型词语的构词理据、词义特点、释义模式、用法特征等进行深入剖析。

此外, 本研究还采用描写与解释相结合法: 不仅客观描写医药类外来词的各种语言特征, 还尝试从社会语言学角度, 结合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交流、医学发展等社会历史背景, 解释其产生、演变和渗透的动因。

本文的研究步骤为:

第一阶段: 文献梳理与理论准备。深入研读相关文献, 明确核心概念(如“外来词”、“医药类词语”的操作性定义)、研究框架和方法。

第二阶段: 语料收集与整理。系统检索《现汉》(第7版)与《现规》(第4版), 依据定义筛选出医药类外来词, 建立研究语料库, 并摘录相关词条信息。

第三阶段: 语料分析与研究。运用上述方法, 对语料进行多维度分析, 包括构词法分析、词义分析、语用分析及两部词典的对比分析。

第四阶段: 分析在《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中对收录的汉语医药类外来词的分布规律和词典编撰逻辑。

医药类外来词界定

基于以上论述, 本研究对外来词作如下界定: 医药类外来词是指通过音译、意译或半音半意等借入方式从外语引入汉语, 且词义核心属于医药卫生领域的词汇。此定义在形式上综合考量了语音、词形与语义的跨语言移植特征, 在内容上则严格限定了其专业语义范畴, 从而为本研究的语料筛选与对比分析提供了明确、可操作的标准。

《现汉》与《现规》医药类外来词的收词以及释义的差异

基于《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与《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4版)的封闭语料统计与对比分析, 本文对两部词典中汉语医药类外来词的收录数量、类别分布及交集情况进行了系统整理。研究结果显示, 两部词典在医药类外来词的总体覆盖范围上具有较高一致性, 但在具体收录规模、内部分类结构及规范取向方面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

统计结果表明,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共收录医药类外来词170个,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4版)共收录137个。《现汉》的收词数量整体高于《现规》, 显示其在医药类外来词收录上具有更强的包容性和信息覆盖倾向。

进一步对两部词典的词条进行比对发现, 二者共有医药类外来词48个, 占《现汉》相关词条总量的28.2%, 占《现规》的35.0%。这一结果说明, 尽管两部词典在编纂理念和规范目标上有所不同, 但在医药类外来词这一专业领域中, 仍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稳定共识, 尤其集中于通用性

较强、社会化程度较高的核心术语。在此基础上，本文依据语义属性，将医药类外来词划分为药品名称及生物物质、病症及生理状态和医疗技术与设备单元三大类。分类统计结果显示，两部词典在类别结构上呈现出高度相似的总体格局，但在具体比例分配与子类覆盖方面存在差异。

表 1 《现汉》（第 7 版）和《现规》（第 4 版）医药类外来词分类情况

医药类外来词分类	
药品名称 及生物物质 (共 36 个)	音译词:
	吡嗪 (英 azine) 哒嗪 (英 diazine) 碲 (英 tellurium)
	碘 (英 iodium) 镆 (英 fermium) 福尔马林 (德 formalin)
	汞 (拉 hydrargyrum) 海洛因 (英 heroin) 荷尔蒙 (英 hormone)
	肼 (英 hydrazine) 咔唑 (英 carbazole) 镭 (radium)
	硫 (英 sulphur) 氯仿 (英 chloroform) 钠 (英 natrium)
	萘 (英 naphthalene) 哌嗪 (英 piperazine) 盘尼西林 (英 penicillin)
	嘌呤 (英 purine) 噻唑 (英 thiazole) 砷 (英 arsenium)
	肽 (英 peptide) 钽 (英 tantalum) 碳 (英 carbonium)
	铽 (英 terbium) 锑 (英 stibium) 钍 (英 thorium)
	维他命 (英 vitamin) 氧 (英 oxygenium) 吲哚 (英 indole)
病症及 生理状态 (8 个)	半音半意词:
	金鸡纳树 (西 quinquina) 庆大霉素 (英 gentamycin)
	卡介苗 (法国科学家卡默特 Albert Calmette 和介兰 Camille Guérin)
	字母词:
	APC (英 aspirin)
	DNA (英 deoxyribonucleic acid) K 粉 (英 ketamine)
医疗技术 与设备单元 (4 个)	音译词:
	淋巴 (拉 lymph)
	半音半意词:
	艾滋病 (英 AIDS)
	立克次体 (Howard Taylor Ricketts) 帕金森病 (英 James Parkinson)
	字母词:
	B 淋巴细胞 (英 bone marrow) ED (英 erectile dysfunction)
	HIV (英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SARS (英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音译词:
	安瓿 (英 ampoule)
	半音半意词:
	伽马刀 (伽马, 希腊字母 γ)
	字母词:
	B 超 (英 B-scan ultrasonography) ICU (英 intensive care unit)

根据表 1 所示，两部词典共同收录的医药类外来词共计 48 个。依据其语义属性，可明确划分为三个子类，呈现出清晰的分布格局：药品名称及生物物质类词条数量最多，共 36 个，在共有词库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占比 75%）；病症及生理状态类词条共 8 个（占比约 16.7%）；医疗技术与设备单元类词条共 4 个（占比约 8.3%）。

在数量占优的药品名称及生物物质类中，词条以音译词（如“吡嗪”、“海洛因”）和半音半意词（如“卡介苗”）为主，集中体现了现代医学在命名具体药物与化学成分时对国际通用体系的深度依赖。即便是共有词条，两部词典的处理亦有差异：《现汉》的释义往往包含更专业的背景说明，致力于构建知识框架；而《现规》的释义则更侧重词条在通用语言中的核心指称与规范用法。病症类与医疗技术类词条虽数量较少，但分别反映了对常见病态生理概念的收录和对现代诊疗手段的关注，共同构成了医药外来词系统的重要补充。

（一）《现汉》与《现规》药品名称及生物物质的收词以及释义的差异

药品名称及生物物质类外来词共 36 个，数量最多，在两部词典中均占据主导地位。这类词条以音译词和半音半意词为主，如表示具体药物名称或化学成分的词项，体现了现代医学高度依赖国际通用命名体系的特点。《现汉》在该类别中收录更为充分，部分词条在释义中保留了较强的专业背景说明，而《现规》则更强调其在现实语言使用中的通用指向。具体分析如下：

1. 吡嗪（英 *azine*）

在《现汉》（第 7 版）中对吡嗪的释义为：“有机化合物的一类，呈环状结构，含有一个或几个氮原子，如吡啶、哒嗪、嘧啶等。[英 *azine*]”（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2016：1）而在《现规》（第 4 版）中对：“吡 ā 音译用字，用于‘吡嗪’（一类有机化合物）、‘吡啶黄’（一种有机化合物）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语文出版社，2024：1）

在《现汉》（第 7 版）与《现规》（第 4 版）中，对“吡嗪”的释义呈现出不同的取向，这主要源于两部词典的编纂宗旨与功能定位的差异。

《现汉》（第 7 版）将“吡嗪”明确解释为“有机化合物的一类，呈环状结构，含有一个或几个氮原子，如吡啶、哒嗪、嘧啶等”，并附注英文来源“azine”。这一释义突出科学性、系统性与知识性，注重揭示该词所指称的化学类别、结构特征及典型成员，体现出其作为一部以“规范现代汉语词汇、反映语言发展”为宗旨的语文词典，在收录专业术语时兼顾准确性与解释力，服务于受教育程度较高或具有专业查询需求的读者，具有明显的学术参照与语言规范双重导向。这种处理方式承袭了《现汉》一贯注重词源、结构及分类的科学描写传统，强调释义的严谨与信息完整。相比之下，《现规》（第 4 版）的释义则更为简洁规范，将“吡”作为音译用字处理，仅说明其为“音译用字，用于‘吡嗪’（一类有机化合物）、‘吡啶黄’（一种有机化合物）等”。该处理弱化专业细节，强化实用与规范提示，将重点放在“吡”字的音译属性与构词功能上，而非具体解释“吡嗪”的化学内涵。这与其“促进汉语规范使用、突出语言文字应用指导”的编纂目标密切相关——《现规》更侧重于从字形、字音、用字规范的角度引导读者正确理解与使用该字，而非深入展开专业概念。因此，其释义更贴近一般语言使用者的查询需求，突出工具性与规范性，避免过多专业内容可能带来的理解负担。

2. 卡介苗（法国科学家卡默特 Albert Calmette 和介林 Camille Guérin）

在《现汉》（第 7 版）中对卡介苗的释义为：“预防结核病的一种疫苗。是把结核杆菌在马铃薯培养基上培养，并把它毒性减弱到无害的程度后制成的。接种的方法有口服、皮内注射和把卡介苗滴在皮肤上用针划破皮肤使之吸收等三种。接种卡介苗后并不能终生免疫，隔相当时期后应再接种。除能预防结核病外，还有防治麻风病的作用。卡介苗是法国科学家卡默特（Albert Calmette）和介林（Camille Guérin）两人首先制成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2016：720）而《现规》（第 4 版）对卡介苗的释义为：“一种主要用于预防结核病的疫苗。由法国细菌学家卡默特和介林首先制成，故称。”（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语文出版社，2024：726）

《现汉》（第 7 版）的释义体现出知识完整性与说明详尽性的取向。它不仅指出卡介苗是“预防结核病的一种疫苗”，而且系统说明了其制备原理（结核杆菌在培养基上减毒）、接种方法（口服、皮内注射、皮肤划痕三种）、免疫特点（非终生免疫、需复种）以及额外作用（防治麻风病），并完整交代了命名来源（法国科学家卡默特与介林）。这种处理方式凸显了《现汉》作为一部兼具语文规范与知识普及功能的综合性词典的定位，其释义不仅旨在明确词义，还力求为读者提供与该词相关的科学背景、使用方法和实用信息，反映了编纂者对于专业术语进行系统性解释的努力，以满足读者在理解与使用中对深度知识的需求。

与之相对，《现规》（第 4 版）的释义则高度简洁，仅说明其为“一种主要用于预防结核病的疫苗”，并点明其名称由来（由法国细菌学家卡默特和介林首先制成）。这种处理明显突出了释义的概括性与核心性，省略了制备工艺、接种方式、免疫特性等细节，聚焦于该词最核心的指称内容与词源信息。这与其“规范现代汉语使用、强调表达准确与简洁”的编纂宗旨密切相关：《现规》更注重在有限篇幅内清晰传递词语的基本意义与规范用法，避免过多专业知识干扰一般语言学习者对词义本身的把握，体现出实用优先、规范导向的编写思路。

3. APC（英 aspirin）

在《现汉》（第 7 版）中对 APC 的释义为：“复方阿司匹林。由阿司匹林、非那西丁和咖啡因制成的一种解热镇痛药。（英 aspirin, phenacetin and caffeine 的缩略形式）。”（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2016：720）而《现规》（第 4 版）对 APC 的释义为：“复方阿司匹林（英 aspirin, phenacetin and caffeine 的缩写）。”（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语文出版社，2024：726）

《现汉》（第 7 版）的释义（“复方阿司匹林。由阿司匹林、非那西丁和咖啡因制成的一种解热镇痛药。（英 aspirin, phenacetin and caffeine 的缩略形式）”）采用了定义与解说相结合的模式。它首先给出简称，随即阐明其药物属性（解热镇痛药）与具体成分构成，最后标注外文来源。这种处理方式体现了《现汉》作为一部综合性语文词典的编纂取向：在解释词义时，不满足于仅提供简单的对译或指称，而是力求在有限的篇幅内，为读者揭示该词语所承载的基本概念内涵与外延知识。其释义兼具知识性与说明性，旨在帮助读者理解“这是什么”以及“它由何构成”，反映出编者对术语进行知识普及与概念阐释的意图。

《现规》（第4版）的释义（“复方阿司匹林（英 aspirin, phenacetin and caffeine 的缩写）”）则极为简练，采用了直接对译加注源的焦点模式。它直接将词目等同于其标准中文名称“复方阿司匹林”，并点明其外文缩写来源。这种释义完全聚焦于建立语言符号之间的准确对应关系，严格服务于“规范使用”这一核心宗旨。《现规》的编纂目标在于提供清晰、无歧义的语言使用标准，因此其释义省略了所有关于药物属性、成分、功效的延伸信息，体现出极强的工具性与规范性导向，即优先解决“这个词对应什么规范说法”的问题。

（二）《现汉》与《现规》病症及生理状态类外来词的收词以及释义的差异：

病症及生理状态类外来词共8个。数量居中。两部词典在该类词条的收录上均表现出相对谨慎的态度，优先收录已经进入大众认知、具有较高社会通行度的病名，而对仅在专业医学文献中使用的高度专门化术语收录较少。这一取向反映出规范型语文词典在处理医学术语时，对“专业性”与“通用性”之间平衡的共同考量。例如：

1. 淋巴（拉 lymphā）

在《现汉》（第7版）中对淋巴的释义为：“充满动物体内各组织间的无色透明液体，内含淋巴球，是由组织液渗入淋巴管中形成的。淋巴管是构造跟静脉相似的管子，分布在全身各部。淋巴在淋巴管内循环，最后流入静脉，是组织液流入血液的媒介。也叫淋巴液。[拉 lymphā]。”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2016：826）而《现规》（第4版）对淋巴的释义为：“拉丁语 lymphā 音译。淋巴液的简称。循行于淋巴管中的无色透明液体。淋巴存在于人体的各个部位，对于人体的免疫系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语文出版社，2024：870）

《现汉》（第7版）的释义呈现典型的知识系统化与描述精细化特征。它从淋巴的物理性状（无色透明液体）、构成（内含淋巴球）、形成机制（组织液渗入淋巴管形成）、流通管道（构造与静脉相似的淋巴管）、循环路径（最终流入静脉）以及核心功能（组织液流入血液的媒介）进行了逻辑严密的科学描述，最后补充了别名（淋巴液）和词源（拉丁语）。这种释义方式如同一个微型知识导览，旨在构建一个关于“淋巴”相对完整的生理学认知框架。它反映了《现汉》作为一部以规范现代汉语词汇、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为重要使命的综合性词典的编纂宗旨，其释义不仅满足“知其名”，更力求让读者“明其理”，体现了学术性、知识性与语文工具性相结合的取向。

相比之下，《现规》（第4版）的释义则体现了实用聚焦与功能突显的风格。它开篇即点明词源（拉丁语音译），随即说明其作为“淋巴液”简称的语用地位。在核心解释上，它化繁为简，将描述重点从复杂的形成与循环机制，转向其存在状态（循行于淋巴管中）和最关键的社会性认知——核心生理功能（对于人体的免疫系统至关重要）。这种处理跳过了部分中间科学过程，直接关联到该概念在当代公众健康与医学常识中最被广泛认知和重视的价值（免疫作用）。这与其“规范使用、服务社会通用语文生活”的宗旨高度一致，即释义服务于大众最普遍的理解与交际需求，强调概念的功能意义和实用认知，具有更强的社会语用导向。

2. 艾滋病（英 AIDS）

在《现汉》（第 7 版）中对艾滋病的释义为：“易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的通称，是一种传染病。病原体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通过性接触或血液、母婴等途径传播，侵入人体后，使丧失对病原体的免疫能力。蔓延迅速，死亡率高。艾滋，英 AIDS，是 *ac- 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的缩写。”（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2016：1）而《现规》（第 4 版）对艾滋病的释义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的通称、病原体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人感染艾滋病毒后，免疫功能丧失，容易感染其他疾病而死亡。传播途径为性接触、血液传播、母婴传播等，艾滋英语缩写为 AIDS 音译。一不要写作‘爱滋病’。”（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语文出版社，2024：1）

《现汉》（第 7 版）的释义呈现出“系统性知识阐述”的特征。其释义结构完整、逻辑严密：从疾病全称（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和定性（传染病）入手，依次说明病原体（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传播途径（性接触、血液、母婴）、致病机理（使丧失免疫能力）以及流行病学特征（蔓延迅速，死亡率高），最后清晰标注外文缩写与全称。这种释义方式旨在构建一个关于“艾滋病”的多维度认知框架，不仅告诉读者“是什么”，还解释“如何传播”与“为何严重”。这体现了《现汉》作为一部综合型语文词典，在收录科技术语时兼顾科学性、知识普及性与语义完整性的编纂宗旨，其释义承担了向大众传递准确、系统概念信息的角色。

《现规》（第 4 版）的释义则更侧重于“核心信息传递与使用规范引导”。它在内容上同样涵盖了关键要素（疾病全称、病原体、后果、传播途径、词源），但表述更为简洁直接。最具特色的是，释义末尾明确增加了规范提示：“一不要写作‘爱滋病’”。这一看似微小的补充，却极为鲜明地彰显了《现规》的核心宗旨——规范现代汉语的使用。它超越了单纯的词义解释，直接介入到词语的实际书写环节，旨在纠正社会上曾经出现或可能出现的错误写法（如因误解传播途径而误写的“爱滋病”），体现了强烈的规范干预意识和语言纯洁性维护导向。这使得其释义从“解释词义”延伸至“指导正确使用”，服务语言规范实践的意图非常突出。例如：

3. 立克次体（Howard Taylor Ricketts）

在《现汉》（第 7 版）中对立克次体的释义为：“介于细菌和病毒之间的微生物，比细菌小，在普通显微镜下看得见。种类很多，多以虱、蚤、壁虱等节肢动物为媒介侵入人体内。斑疹伤寒、恙虫病等都是各种不同的立克次体引起的。由美国病理学家立克次 Howard Taylor Ricketts 得名。”（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2016：803）而《现规》（第 4 版）对立克次体的释义为：“微生物的一类。只能在活细胞内生长繁殖，多以虱子、跳蚤等为媒介传播，少数可引起斑疹伤寒等疾病。由美国病理学家立克次发现，故称。”（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语文出版社，2024：844）

《现汉》（第 7 版）的释义体现了“系统性知识定位与描述”的特征。它首先对“立克次体”进行了精确的科学定位（介于细菌和病毒之间），并提供了直观的物理比较（比细菌小，在普通显微镜下看得见）。随后，它说明了其传播媒介（虱、蚤、壁虱等节肢动物）和典型的致病后果（明确列举了斑疹伤寒、恙虫病等具体疾病）。最后，清晰地交代了命名来源。这种释义结构完整，

层次分明，从本质属性到具体表现，构建了一个符合专业认知逻辑的微型知识体系。这反映了《现汉》作为一部综合性语文词典，在解释专业术语时追求科学准确、信息全面的编纂宗旨，旨在为读者提供能够支撑深入理解的概念框架。

《现规》（第4版）的释义则展现了“核心特征提炼与精确界定”的风格。它开宗明义，将其归类为“微生物的一类”。在关键特征描述上，它优先强调了其独特的生命活动方式（只能在活细胞内生长繁殖），这一点是界定立克次体的核心生物学特性，比大小比较更为本质。对于致病性的描述，它使用了“少数可引起”这一限定性表述，并仅以“斑疹伤寒等疾病”为例，相较于《现汉》的列举更为概括和克制。命名来源的表述也从“得名”变为“发现，故称”，侧重发现者贡献。整体而言，释义更加凝练，聚焦于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关键的属性，表述上更具概括性和严谨性。这凸显了《现规》以规范语言表达、提供精确定义为核心任务的编纂思想，力求在有限篇幅内传达最关键、最无歧义的信息。

（三）《现汉》与《现规》医疗技术与设备单元类外来词的收词以及释义的差异

医疗技术与设备单元类外来词数量共4个，相对较少，但构词形式更为多样，包括音译词、字母词以及半音半意词等。对比发现，《现规》在该类词条中更注重词形规范与简称处理，而《现汉》则倾向于通过释义补充其功能用途，体现出记录性与解释性的不同侧重。例如：

1. 安瓿（英 ampoule）

在《现汉》（第7版）中对安瓿的释义为：“名装注射剂用的密封的小玻璃瓶，用药时将瓶颈处弄破，英 ampoule。”（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2016：6）而《现规》（第4版）对安瓿的释义为：“英语 ampoule 音译。装有注射用水或注射用药的密封小玻璃容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语文出版社，2024：6）

《现汉》（第7版）的释义体现出“功能与操作描述相结合”的特点。它不仅界定了安瓿的核心属性（“装注射剂用的密封的小玻璃瓶”），还补充了一个关键的使用特征——“用药时将瓶颈处弄破”。这一细节虽然简短，却将释义从静态的“是什么”延伸到了动态的“怎么用”，赋予了词条更强的场景感和实用性。这种处理方式反映了《现汉》在保持定义准确的同时，兼顾日常认知与生活应用的编纂倾向，旨在帮助读者形成关于该物品更具体、可操作的认知。

《现规》（第4版）的释义则更为聚焦于“精确界定与内容物说明”。它首先点明词源，随即给出核心定义：“装有注射用水或注射用药的密封小玻璃容器”。相比《现汉》，其表述在内容物上更为精确和全面（增加了“注射用水”），直接涵盖了更广泛的医疗用途。同时，它用词更为规范（“容器”相较于“瓶”可能更具概括性），但完全略去了关于“弄破瓶颈”的使用方法描述。这体现了《现规》追求定义本身的严谨、周全与表述规范的宗旨，释义重心完全落在对物品本身性质的准确概括上，不涉及操作环节。

2. 伽马刀（伽马，希腊字母 γ ）

在《现汉》（第7版）中对伽马刀的释义为：“名利用伽马射线代替手术刀进行手术的医疗装置。以钴-60 作为能源，将多束伽马射线聚焦在病灶上立体定向放射，以摧毁病灶。主要用来

治疗脑血管畸形和颅内肿瘤等。伽马，希腊字母 γ 的音译。”（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2016：415）而《现规》（第4版）对伽马刀的释义为：“用伽马射线代替手术刀进行手术的装置，主要用于颅内肿瘤等外科手术，能准确破坏并清除肿瘤病灶，不损伤其周围的组织，具有损伤小、无出血、无感染等特点（伽马：希腊字母 γ 音译）。也说 γ 刀。”（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语文出版社，2024：435）

《现汉》（第7版）的释义呈现出“系统性知识阐释”的鲜明特征。其释义逻辑清晰、层次分明：首先给出核心定义（利用伽马射线代替手术刀的医疗装置），继而阐明其技术原理（以钴-60为能源，多束聚焦、立体定向放射），随后指出主要临床应用（治疗脑血管畸形和颅内肿瘤等），最后交代关键术语“伽马”的词源。这种从“是什么”到“如何实现”再到“用于何处”的递进式说明，构建了一个关于该医疗技术的完整认知闭环。它体现了《现汉》作为一部综合性语文词典，在解释专业术语时致力于客观、系统、全面地传递相关知识的编纂宗旨，其释义本身接近于一个结构严谨的微型科普说明，侧重于概念本身的科学构成与工作原理。

《现规》（第4版）的释义则更突出“核心功能阐释与语用特点归纳”。它在给出基本定义和主要用途（主要用于颅内肿瘤等外科手术）后，将表述重心迅速转向该技术的核心优势与临床特点：“能准确破坏并清除肿瘤病灶，不损伤其周围的组织，具有损伤小、无出血、无感染等特点”。这一部分内容并非单纯的技术描述，而是对其相较于传统手术的突出价值与效益的提炼和总结。此外，释义末尾补充了“也说 γ 刀”这一重要信息。这体现了《现规》强烈的社会语用与用户导向：它不仅解释概念，更致力于说明该技术的关键优点（回答“它好在哪里”这一潜在疑问），并主动提示其在现实语言使用中的常见变体（ γ 刀），直接服务于读者的实际理解与交际需要。

3. ICU（英 intensive care unit）

在《现汉》（第7版）中对ICU的释义为：“重症监护治疗病房；重症监护室。（英 intensive care unit 的缩写）。”（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2016：1763）而《现规》（第4版）对ICU的释义为：“重症监护室：重症监护病房（英 intensive care unit 的缩写）。”（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语文出版社，2024：1855）

《现汉》（第7版）的释义采用了“全称对译并列”的严谨形式：“重症监护治疗病房；重症监护室”。其中，“重症监护治疗病房”这一表述尤为关键，它完整保留了“治疗”这一核心功能要素，使释义在指称空间的同时，也明确了其核心医疗目的。分号的使用表明两者为通用且等义的并列全称。这种处理方式体现了《现汉》在应对外来缩略语时，追求译名的完整性与概念的准确性，不省略关键语义成分，旨在为读者提供最贴近原词内涵（intensive care unit）、信息无损的中文对应形式。这与其作为一部以语文规范为基础、兼具知识系统性的综合性词典的定位相符，其释义不仅传递简称与全称的对应关系，也通过精准的术语选择传递概念的本质属性。

《现规》（第4版）的释义则表现为“核心称说引导”的风格：“重症监护室：重症监护病房”。它将更简洁、更口语化的“重症监护室”置于冒号之前作为主释词，而将稍显正式的“重症监护病房”置于其后作为补充说明。这种编排显然经过了语用频率的考量，突出了社会生活中更常用、更紧凑的称说形式。同时，其两个译名均未包含“治疗”二字，用词更为概括，聚焦于

“监护”这一核心状态描述。这凸显了《现规》“从俗从简、服务通用”的规范理念，其首要任务是确立并推荐社会通用层面最流通、最高效的表达形式，而非追求与原文的严格字面对应。

在两部词典共有的 48 个医药类外来词中，词条主要集中于药品名称与常见病症名称领域。这些词语通常已完成较高程度的社会化，既用于专业医学语境，也频繁出现于大众传媒与日常交流中，因而成为两部词典共同收录的“核心词汇”。

然而，即便是相同词条，在释义侧重点与规范处理方式上，两部词典仍体现出不同倾向。《现汉》在释义中相对保留更多专业信息，注重对概念背景的完整呈现；《现规》则更强调释义的简明性与规范性，突出词语在现代汉语中的标准用法。这种差异并非偶然，而是两部词典在功能定位上的自然体现。

总体来看，《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与《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 4 版）在医药类外来词的收录范围上差异有限，但在收录规模、分类细化程度及规范取向方面呈现出稳定而系统的差别。《现汉》更偏向于知识记录与体系完整，《现规》则以规范使用和语言标准化为核心目标。

总结

本文的最终研究结论和观点，与以往相关研究成果既存在承接，也存在差异。在总体趋势上，本文印证了既有研究关于《现汉》偏向“描述性”、《现规》侧重“规范性”的核心判断，以及二者在收词广度、释义详略上存在系统差别的基本发现（刘冬青，2014：42；（孙国秀，2006：41）。然而，本文的差异与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研究对象的专门化与精细化。以往研究或将医药类词条笼统归于科技词汇（罗钰然，2023：47-51），或进行整体比较（刘冬青，2014：42），而本文则将其明确限定为“医药类外来词”，并进一步区分为药品名称及生物物质、病症及生理状态和医疗技术与设备单元三个子类进行系统对比，使对比维度更为聚焦，结论更为细化。第二，理论解释的深化。本文不仅描述差异现象，更从词典编纂学“描述性”与“规范性”这一根本理念的对立与互补出发，将收词数量差异（如《现汉》170 条 和《现规》137 条进行比较）、释义风格差异（如“卡介苗”释义的详与略）和规范干预差异（如是否提示“勿写作‘爱滋病’”）统一归结于二者功能定位知识体系构建及语言使用规范的对立的不同，提供了更具统摄力的理论阐释。第三，方法论与发现的新颖性。通过建立封闭语料库进行穷尽性统计与对比，本文首次量化揭示了两部词典在医药类外来词上的具体收词数、共有词数（48 条）及各类别分布，并发现了《现汉》在记录术语社会化进程（如语义泛化）上更为积极，而《现规》在抑制歧义、引导规范书写上更为直接等细节特征。这些差异源于本文采取了更为限定、精细的研究范围，并侧重于从核心理念驱动差异的系统性解释，从而在特定专业领域内实现了对既有研究的补充与深化。

在对《现汉》（第 7 版）与《现规》（第 4 版）中医药类外来词进行系统的封闭语料统计与多维对比分析后，本文的结论与既有研究在总体趋势上相互印证，并在医药术语这一专业领域的词典学处理上提供了更精细化的发现。本研究不仅揭示了医药类外来词在两部权威词典中的具体分布与差异特征，更从词典编纂学的深层理念切入，探讨了“描述性”与“规范性”不同取向如何塑造了专业词汇的词典面貌。

表 2 《现汉》（第 7 版）和《现规》（第 4 版）医药类外来词收词、释义情况对比简表

对比维度	《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 4 版）
核心理念 与功能定位	描述性、知识性： 旨在客观记录和描述语言事实， 侧重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	规范性、指导性： 旨在确立语言使用的标准， 侧重引导读者正确、规范地使用词语。
释义风格 与侧重点	概念中心： 释义侧重于阐释“它是什么”。 风格偏向知识阐释型，注重揭示概念的 内涵、原理、背景和构成。	实用中心： 释义侧重于说明“如何使用它”。 风格偏向用法规范型，注重界定词语的 核心指称和标准用法。
信息量 与详细程度	信息量大，释义详尽。常包含工作 原理、形成机制、分类、应用等扩展 信息，力求构建微型知识框架。 例：对“卡介苗”详细说明 其制备原理、接种方法、免疫特点。	信息量精简，释义凝练。聚焦于词语 最核心的意义和功能，省略非核心的 专业细节，追求定义的准确与简洁。 例：对“卡介苗”仅概括其核心用途 和命名来源。
专业细节处理	保留较多专业细节，乐于展示术语 的学科属性和科学背景，即使该词 社会化程度不高。	弱化专业细节，优先考虑普通读者的 理解负担，强调词语在通用语言中的 稳定意义。
规范干预程度	间接规范：主要通过提供准确、 权威的释义来树立标准， 规范作用相对隐性。	直接规范：常通过明确的用法提示 （如“不要写作‘爱滋病’”） 进行直接干预，规范意识显性、强烈。
译名处理倾向	追求完整性与概念对应，译名可能 较长，但力求完整传达原词信息。 例：将“ICU”释为“重症监护治疗 病房；重症监护室”。	追求通用性与表达效率，倾向于推荐 社会中最常用、最简洁的称说形式。 例：将“ICU”释为“重症监护室： 重症监护病房”。
适用场景	更适合希望深入理解概念背景、 获取相关知识的读者，如学生、 研究者、翻译人员。	更适合在日常语言交际中快速查询词义 和规范用法的读者，如语言学习者、 编辑、文案工作者。

《现汉》与《现规》在医药类外来词处理上的差异，本质是二者编纂理念的根本对立与互补。《现汉》秉持“描述性”原则，旨在系统记录语言事实，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而《现规》强调“规范性”，以确立使用标准、引导正确应用为核心目标（晁继周等，1995：89-93）。这种差异在科技外来词领域尤为显著。例如，《现汉》从第 3 版（1996 年）起以附录形式收录“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体现了对新兴语言现象的开放态度；而《现规》则倾向于保守收词，以维护汉语纯洁性（原新、梅许杨，2022：97-104）。在医药类词条中，《现汉》对“互联网医院”的收录

（第5版新增）反映了其对现实语用的积极响应，而《现规》对“艾滋病”标注“勿写作‘爱滋病’”，则凸显其硬性规范功能（李志江、曹兰萍，1997：28-34）。从历时视角看，《现汉》更注重记、录术语社会化进程（如“DNA”从专业层向大众层泛化），而《现规》通过“硬性规范”抑制歧义，二者共同构成汉语词汇生态的“记录者”与“规范者”角色。

收词规模的差异直接反映了两部词典功能定位的分野。统计显示，《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共收录医药类外来词170个，而《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4版）收录137个，两者共有词条为48个。该共有词条数占《现汉》收词总量的28.2%，占《现规》收词总量的35.0%，表明二者在核心词条上共识有限，收词取向差异显著。这一差距在药品名称类词条中尤为突出。据语料库统计，《现汉》在该类收录了包括“吡嗪”、“呋唑”、“哌嗪”、“噻唑”等在内的36个词条，而《现规》的收词数与之相同，但具体词目有异。例如，《现汉》收录了“碲”、“嘌呤”、“吡啶”等词，《现规》则未予收录，这印证了《现汉》对专业术语覆盖的广度追求，而《现规》则体现出更为审慎的实用收录倾向（刘冬青，2008：4）。在分类结构上，两部词典均以药品名称及生物物质类为主力，但《现汉》在病症名称与医疗器械名称两个子类中收词更为全面。例如，在器械类中，《现汉》系统收录了“安瓿”、“伽马刀”、“B超”、“ICU”等词，构建了从传统器具到现代高精技术的完整图谱，体现了其致力于系统化知识构建的编纂取向（罗钰然，2023：55-56）。

释义差异是二者核心理念的微观体现。《现汉》的释义呈现“概念中心”特征，注重知识阐释的完整性与系统性。例如对“卡介苗”的释义包含制备原理、接种方法、免疫特点等扩展信息，构建了微型知识框架（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2016：720）；而对“淋巴”的释义则从性状、构成到循环路径全面描述（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2016：826）。相反，《现规》的释义以“语用中心”为导向，强调简洁性与规范性。如对“艾滋病”的释义仅概括核心指称，并添加“勿写作‘爱滋病’”的硬性规范提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语文出版社，2024：1）。这种差异契合词典学理论：《现汉》偏向“知识型释义”，服务于学术群体深度理解需求；《现规》则采用“用法型释义”，优先满足语言学习者的快速查询需求。

从术语社会化视角看，《现汉》记录了医药外来词从“专业层”向“渗透层”过渡的动态过程。例如“休克”从医学综合征泛化为心理状态描述，“过敏”从免疫反应扩展至情感敏感义（余曼丹，2024：49-51）。《现汉》通过释义保留这些泛化轨迹（如“休克”释义包含医学本义与泛化喻义），而《现规》则仅标注稳定本义，体现其对规范性的坚持。数字化时代背景下，二者适用场景的分化更为明显：《现汉》适合学术研究、专业翻译等深度知识需求；《现规》则更贴合日常交际、语言教学等实用场景（欧阳懿、徐武林、贾中霞，2025：136-138）。未来词典开发可依托技术手段实现互补，如为专业用户嵌入《现汉》式详解，为大众提供《现规》式简明的查询界面。

医药类外来词的处理规律在其他语义场中具有普适性。例如，欧阳懿等对婚嫁类词的研究发现，《现汉》收录“闪婚”“裸婚”等新词，反映社会观念变迁，而《现规》则更注重稳定性（欧阳懿、徐武林、贾中霞，2025：136-138）。这与医药类词条中“疫苗护照”“群体免疫”的

新增逻辑一致（见表 1），共同印证了词典修订响应社会热点的规律。此外，字母词在经济、科技领域的增长（如“O2O”“VR”）与医药词“核酸检测”的同步新增，均体现了术语泛化的认知机制——通过隐喻构建跨域概念整合网络。未来研究可扩展至科技、经济语义场，验证词典收词的共性规律。

本研究虽系统对比了两部词典的共时差异，但存在以下局限：第一，依赖封闭语料库，未结合 BCC、CCL 等历时语料库验证词条实际使用频率；第二，对收词删减动因的解释多基于词典体例推断，缺乏大规模社会调查支撑。未来研究可引入语料库语言学方法，追踪如“核酸检测”等新词在媒体、学术文献中的泛化路径，结合社会语言变量（如年龄、教育背景）分析规范效力（原新梅、许杨，2022：97-104）。此外，可拓展至多语种对比（如日、韩语字母词规范），探究汉语科技外来词处理的跨文化特性。

《现汉》与《现规》在医药类外来词处理上的系统性差异，是“描述性”与“规范性”词典理念的必然结果。前者以开放性与知识性记录术语前沿，后者以规范性与稳定性守护交际底线。这种互补性为术语学、词典编纂及汉语国际教育提供了重要借鉴：在语言全球化背景下，未来词典需在“守正”与“创新”间动态平衡——既包容“VR”“核酸检测”等新词，又通过释义规范引导使用（欧阳懿、徐武林、贾中霞，2025：136-138）。唯有如此，词典才能既为语言生活的镜，映照现实，亦为灯，指引方向。

讨论

本研究的对比分析揭示，《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与《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 4 版）在医药类外来词处理上存在系统性的差异。这些差异并非偶然或零散的，而是根植于二者“描述性”与“规范性”这一根本编纂理念的对立与互补（晁继周等，1995：89-93）。《现汉》作为语言事实的记录者，其收词更广、释义更详，致力于构建知识体系；而《现规》作为语言使用的规约者，其收词更精、释义更简，聚焦于确立规范标准。这种差异在高速发展的专业术语领域表现得尤为鲜明。基于此，本节将进一步探讨这些发现对当代词典学实践、术语标准化工作及汉语国际教育的启示。

（一）对今后词典修订的启示：走向“分层规范”与“动态协同”

本研究表明，简单的“孰优孰劣”评价无法适用于《现汉》与《现规》。未来词典的修订，不应是单一理念的极致化，而应探索“分层规范”与“动态协同”的智慧。

构建分级释义系统：未来词典（尤其是综合性语文词典）可考虑针对专业术语引入分级释义模式。例如，在词条中设置“核心释义”与“扩展知识”模块。“核心释义”模仿《现规》风格，提供最简洁、稳定的定义和规范用法，满足大多数使用者快速查询的需求；“扩展知识”模块则可借鉴《现汉》思路，提供概念背景、工作原理、社会应用等深度信息，服务于有进一步学习需求的专业读者或学生。这种设计能在同一部词典内部实现“规范性”与“知识性”的共存。

建立动态语料库监测机制：面对医药等领域新词爆炸性增长的局面，词典修订需更紧密地结合大规模动态语料库。例如，对于“核酸检测”、“mRNA 疫苗”等新冠疫情后高频涌现的术语，词典收录不应仅凭专家经验，而应依据其在新闻、学术文献、社交媒体中的使用频率、稳定性及构词能产性进行科学判断。这要求词典编纂机构建立实时的术语监测体系，使收词决策从“经验驱动”转向“数据驱动”，在“创新”与“稳定”间找到最佳切入点。

加强专名标注与概念关联：在医药类外来词中，人名、地名衍生的术语（如“立克次体”、“帕金森病”）占有相当比例。未来修订中，可强化这类词条的标注系统性，不仅注明“由……得名”，还可通过内部参见系统，链接到相关人物或发现的历史词条，将零散术语纳入科学史的知识网络。同时，对于“B超”、“伽马刀”等设备类词，释义可适当提示其所属的更广技术范畴（如“医学影像技术”、“立体定向放射外科”），帮助用户建立概念图谱。

（二）对术语标准化工作的借鉴：平衡“规范刚性”与“描述弹性”

医药类术语的标准化是保障学术交流与临床安全的基础。两部词典的差异，反映了术语标准化工作中始终存在的“刚性规范”与“弹性描述”之间的张力。

倡导“核心层规范，外围层描述”的协同框架：在国家级术语审定工作中，可借鉴两部词典的互补性。对于最基本、最核心的术语（如“艾滋病”、“ICU”），应制定如《现规》般明确、唯一的规范形式，并强力推行，以维护标准的严肃性。对于大量处于发展和渗透中的专业术语、商品名、民间俗称（如“新冠”、“奥密克戎”变体名），则可采取如《现汉》更开放、描述的态度，在权威平台（如术语数据库）中予以收录、描述并观察其演化，不急于做硬性规定，待其用法稳定后再考虑升格为规范标准。这既保持了标准体系的稳定性，又为语言创新留下了空间。

发挥语文词典在术语社会化中的引导作用：术语标准化的最终目标是服务于社会应用。语文词典作为联通专业领域与大众生活的桥梁，其释义应承担“转译”与“教化”功能。例如，对于“DNA”、“克隆”等已泛化的术语，词典释义在给出严谨科学定义的同时，应如《现汉》那样，客观描述其在大众语境中的引申义，并像《现规》一样，在必要时对可能产生的误解和滥用（如“克隆人”的伦理争议）给予提示。这能使术语标准化工作不仅停留在学科内部，更能有效引导公众科学素养的提升。

（三）对汉语国际教育的启示：提供“分阶”与“分类”的学习资源

对于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尤其是医学、科技相关专业的学生，两部词典的差异指明了差异化教学资源开发的路径。

编纂针对性强的分级学习词典：面向中高级及以上、有专业需求的学习者，可以《现汉》为蓝本，开发“学术汉语词典”或“科技汉语学习词典”，收录必要专业术语，并提供详实的释义、例句和概念解释，帮助他们深入理解并运用专业词汇。面向初中级及通用汉语学习者，则应借鉴《现规》的“用户友好”思路，编纂“常用词规范词典”，确保收录的词条实用、高频，释义简洁清晰，并突出搭配、用法和常见偏误警示（如明确区分“症”、“征”、“氏”在病名中的使用）。

设计“专业一通用”词汇分层教学方案：在国际中文教育的医学汉语、科技汉语课程中，教师可参考本研究对医药类外来词的分类（药品、病症、技术设备）。对于“药品名称”类高度音译、国际通用的词汇（如“阿司匹林”、“咖啡因”），可侧重音义关联教学；对于“病症名称”类（如“高血压”、“糖尿病”）中已深度汉化的意译词，则应强调其汉语构词理据；对于“字母词”（如CT、B超），需明确其读法、全称及在汉语语境中的使用规范。这种分类教学能提升学习效率。

利用词典差异培养学习者的“元词典意识”：在高级汉语教学中，可以有意识地引导学生比较《现汉》与《现规》对同一词条的处理，让他们理解词典并非绝对真理的集合，而是各有定位的工具。培养他们根据自身需求（查证知识、确认用法、翻译写作）选择合适的词典，这种“元词典意识”是培养其终身汉语学习能力的重要一环。

综上所述，《现汉》与《现规》在医药类外来词处理上的差异，是“描述”与“规范”两种词典哲学在具体领域的生动实践。二者的竞争与互补，共同构成了健康语言生态的“双引擎”：一个不断吸纳新质，记录语言的动态前沿；另一个着力甄选打磨，守护交际的清晰底线。对于词典编纂者，启示在于探索分层、动态的智慧模式；对于术语工作者，在于平衡刚性与弹性，发挥语文词典的社会化引导力；对于汉语国际教育，则在于提供精准适配的分类、分阶资源。在全球化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背景下，只有充分理解并善用这种差异与互补，才能使我们的词典、术语标准及语言教育更好地服务于知识传播、专业交流与文化传承。

参考文献

- Chen Zengyue 陈增岳. (2006). *隋唐医用古籍语言研究*. 广东科技出版社.
- Cao Jizhou 晁继周 Shan Yaohai et al. 单耀海等. (1995). *关于规范型词典的收词问题*. 语言文字应用, (2), 89-93.
<https://doi.org/10.16499/j.cnki.1003-5397.1995.02.019>.
- Chen Yuxia 陈玉霞. (2014). *现代汉语中英语词义借用研究*. 大连理工大学硕士论文.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1502&filename=1015571307.nh>
- Chen Guoning 陈国宁. (2018). *《国语辞典》与《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医学词语比较研究*. 河北大学硕士论文.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1802&filename=1018958557.nh>
- Du Xiaomang 杜晓芒. (2004). *改革开放以来新词汇中的科技类词汇研究*. 黑龙江大学硕士论文.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0506&filename=2004135403.nh>
- Fu Huaiqing 符淮青. (2020). *现代汉语词汇*. 北京大学出版社.
- Gu Xueqi 顾学箕. (1984). *中国医学百科全书*.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 Guo Deyin 郭德荫. (1986). *科技汉语词汇的特点*. 语言教学与研究, (2), 127-136.
<https://doi.org/10.1003-5397.1995.02.019>
- Hou Wen 厚雯. (2011). *音译外来词在现代汉语系统中的存在情况考察——以《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为例*. 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 44-48+59. doi:CNKI:SUN:BJDD.0.2011-02-0
- He Yuqing 贺雨清. (2023). *语言接触视角下汉语外来词的多角度分析*. 汉字文化, (4), 7-9.
<https://doi.org/10.14014/j.cnki.cn11-2597/g2.2023.04.005>.

- Lin Yushan 林玉山. (1995). *辞书学概论*. 海峡文艺出版社.
- Li Zhijiang 李志江 & Cao Lanping 曹兰萍. (1997). *《现代汉语词典》科技条目的修订*. 辞书研究, (1), 28-34.
<https://doi.org/10.16134/j.cnki.cn31-1997/g2.1997.01.005>.
- Li Junjie 李俊杰 & Feng Haixia 冯海霞. (2019). *语文词典中同实异名外来词的收录、立目研究——基于《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与《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3版对比分析*. 辞书研究, (2), 102-108.
<https://doi.org/10.16134/j.cnki.cn31-1997/g2.2019.02.009>.
- Luo Yuran 罗钰然. (2023). *《现代汉语词典》1-7版外来科技词条研究*.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硕士论文.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2401&filename=1023880265.nh>
- Liu Mingyue 刘明月. (2014). *《现代汉语词典》（第5、6版）外来词研究*. 辽宁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1501&filename=1014379937.nh>
- Liu Dongqing 刘冬青. (2008). *《现代汉语词典》与《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医药卫生词比较研究*. 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08&filename=2008090221.nh>
- Ma Zhaole 马朝乐. (2023). *现代汉语词典（1-7版）科技外来词研究*. 辽宁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2402&filename=1023583201.nh>
- Ou Yangyi 欧阳懿 & Xu Wulin et al. 徐武林等. (2025). *《现代汉语词典》第一版和第七版中“婚嫁过程相关词语”的对比研究*. 中国学研究・泰国农业大学, (2), 107-139.
<https://so01.tci-thaijo.org/index.php/CSJ/article/view/283379>
- Saussure 索绪尔. (1980). *普通语言学教程*. Gao Mingkai 高名凯 (译). 商务印书馆. (原著出版于 1949 年)
- Shi Youwei 史有为. (2013). *汉语外来词*. 商务印书馆.
- Surasit Amornwanitsak. (2019). *《浅析《现代汉语词典》中的东南亚地区音译词语及《新世纪全球华语词典》中的泰语音译词语的几个问题》*. 2019 年第二届国际中国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13-224.
- Sun Guoxiu 孙国秀. (2006). *《现代汉语词典》与《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外来词比较研究*. 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0506&filename=2006094648.nh>
- Sun Kaidi 孙楷迪. (2014). *汉语新外来词研究*. 黑龙江大学硕士论文.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1602&filename=1015403121.nh>
- Xu Peipei 许倍倍. (2014). *《现代汉语字典》（第六版）医学用语泛化研究*. 河北大学硕士论文.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1402&filename=1014039368.nh>
- Yang Xipeng 杨锡彭. (2007). *汉语外来词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
- Yang Kexin 杨苛鑫 & Feng Haixie 冯海霞. (2021). *两岸医药类外来词称名的变异研究*. 中国科技词语, (1), 36-42.
<https://doi.org/10.16134/j.cnki.cn31-1997/g2.2021.01.008>.
- Yu Mandan 余丹曼. (2024). *基于《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的医学用语隐喻泛化的认知研究*.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硕士论文.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TEMP&filename=1024885780.nh>
- Ye Feisheng 叶蜚声 & Xu Tongkeng 徐通锵. (2010). *语言学纲要（修订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 Wu Qiang 伍谦光. (1988). *语义学导论*. 湖南教育出版社.

- Waiyu Jiaoxue Yu Yanjiu Chubanshe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4).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 (第1版)*.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语文出版社.
- Waiyu Jiaoxue Yu Yanjiu Chubanshe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0).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 (第2版)*.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语文出版社.
- Waiyu Jiaoxue Yu Yanjiu Chubanshe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4).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 (第3版)*.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语文出版社.
- Waiyu Jiaoxue Yu Yanjiu Chubanshe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22).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 (第4版)*.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语文出版社.
- Zhang Xiancheng 张显成. (2002). *先秦两汉医学用语汇释*. 巴蜀书社.
- Wang Jingxin 王静欣. (2022). 汉语外来词的本土化. *作家天地*, (31), 141-143.
[https:// doi:CNKI:SUN:ZJTD.0.2022-31-046.](https://doi.org/10.14014/j.cnki.cn11-2597/g2.2024.01.005)
- Zhao Yue 赵越. (2024). *近二十年汉语外来词研究综述*. *汉字文化*, (1), 144-149.
[https://doi.org/10.14014/j.cnki.cn11-2597/g2.2024.01.005.](https://doi.org/10.14014/j.cnki.cn11-2597/g2.2024.01.005)
- Zhongguo Shehui Kexueyuan Yuyan Yanjiusuo Cidian Bianjishi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1978). *现代汉语词典 (第1版)*. 商务印书馆.
- Zhongguo Shehui Kexueyuan Yuyan Yanjiusuo Cidian Bianjishi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1983). *现代汉语词典 (第2版)*. 商务印书馆.
- Zhongguo Shehui Kexueyuan Yuyan Yanjiusuo Cidian Bianjishi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1996). *现代汉语词典 (第3版)*. 商务印书馆.
- Zhongguo Shehui Kexueyuan Yuyan Yanjiusuo Cidian Bianjishi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2002). *现代汉语词典 (第4版)*. 商务印书馆.
- Zhongguo Shehui Kexueyuan Yuyan Yanjiusuo Cidian Bianjishi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2005). *现代汉语词典 (第5版)*. 商务印书馆.
- Zhongguo Shehui Kexueyuan Yuyan Yanjiusuo Cidian Bianjishi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2012). *现代汉语词典 (第6版)*. 商务印书馆.
- Zhongguo Shehui Kexueyuan Yuyan Yanjiusuo Cidian Bianjishi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2016). *现代汉语词典 (第7版)*. 商务印书馆.